

主 编◎尹 欣
副主编◎周恩福



宜良文学丛书

流年中的 轻触

张俊锐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张俊锐，笔名清梅、蕊。
1974年10月出生于云南宜良。

昆明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宜良县文化馆馆长、宜良县文联副主席、宜良县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

一直在基层工作，俯首基层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散文创作，发表部分作品于《宜良散文集》《宜良文存》等报刊上。作品多反映小事、小情、小品……满溢着作者对生活及生命真切地体悟和品味。

宜良文学丛书

主 编◎尹 欣

副主编◎周恩福

流年中的轻触

张俊锐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年中的轻触 / 张俊锐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宜良文学丛书 / 尹欣主编)

ISBN 978-7-5482-1447-2

I. ①流…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0850号

策划编辑: 于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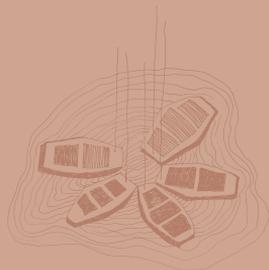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刘 焰

插图绘画: 郭 聪

装帧设计: 刘 雨

流年中的轻触

张俊锐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447-2

定 价: 30.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360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言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尹 欣

《宜良文学丛书》编辑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这句千古名言一出现，不断有新的阐释和新的解读，但始终不离其本：一个地方不在大小，一旦有了杰出的文化人物和文化成果，必然名声大振。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荣获国际最高级别的文学大奖。消息传出，“莫言热”火遍大江南北。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一下飘红网络，全国知名。

文化或者文学的巨大张力以及对一个地方产生的影响，自古亦然。

地处云南腹地的宜良，虽是滇中小县，但以其农耕文明的成果和文化遗产的历史在省内享有小名。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阳宗海，水碧浪奇，风光旖旎；四季如春的气候，肥沃富饶的土地，孕育出享誉三迤的“滇中粮仓”和“烤鸭之乡”的美名，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在省内外有影响的

文化人。

据考，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的足迹踏上这片土地并繁衍生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古滇国中心的宜良，其文明程度与毗邻地区不相上下。但由于后来世易时移，宜良先民的辉煌，被深深掩埋于历史尘埃之中。汉唐时期虽有一些记载，大都为只言片语，或者语焉不详。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屯垦”，旨在稳定和巩固边疆，而由沐英率领入滇的军队转入大规模的垦殖，宜良成为主要垦殖区之一，现在很多村名还留下了这段历史的烙印。大批随军屯、民屯、商屯迁徙进入宜良的人员，不仅带来了长江中下游先进的农耕文化，也带来了江南和中原先进的文化教育，这是宜良有史可据的第一波文化浪潮，对宜良的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明至清，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得到提升，学官、书院、义学等教育场所遍及城乡，宜良学子相继荣登进士、举人、贡生等科举榜。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国初立，宜良的有识之士即应历史潮流而动，创办了大批新制学校，如高等小学、教员讲习所、师范讲习所、国民学校（包括女子国民学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百年前滇越铁路建成通车，贯通全县，连接四方，宜良遂成为滇中交通枢纽，一时间商贾云集，大批外地人涌入，百业开始兴旺。这些人既带来了灵活的商业头脑，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从而引发了宜良第二波文化浪潮。当时，县内学风蔚然，文风大振，宜良子弟或漂洋过海，远赴日本求学；或乘滇越铁路南下，到法属殖民地越南学习法语；或北上国内刚创

办的著名大学学习法律和科技。现今县城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文庙，规模仅次于建水文庙，为云南省第二大文庙，足以证明宜良数百年来学风炽盛。民国十年（1921），宜良学人许实先生在其编修的《宜良县志》中不无欣慰地说：“宜良自明初建学，逐时增新，五百余年，人文蔚起。”又说：“宜虽小邑，文教覃敷，凡四方士大夫，及本境乡先达，其中著作林立，代有传人。”

宜良文化渊藪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宜良兴教兴文之风延续不断，除特殊年代外，宜良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位列云南省县区级前茅，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一直居于前列。宜良的莘莘学子在全国各地高等学府深造，毕业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有曾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杨子才那样的大家，也有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各类实用人才。无论是走出宜良还是留在宜良工作的人，其中不乏业余文学艺术爱好者，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创作成果一直长盛不衰。宜良文学艺术创作的大繁荣和大提高，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宜良相继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培训班和学习班，组织和推荐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参加当时由省文化局、省文联和曲靖地区举办的各种创作笔会，为文学艺术人才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创作成绩较为突出的文艺家，大都是那时培养成长起来的。清明的政治气候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学艺术风气和环境，一批“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定水平的老文艺工作者焕发出创作热情，一批后生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

共同担当起繁荣宜良文化的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宜良作家的作品不仅频频出现于云南省的主要文艺报纸杂志，并相继荣获省内各种文艺奖项，部分作家的作品还问鼎国家级文艺刊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5年和2003年，在有远见的企业界人士的襄助下，宜良先后举办两届“岩泉文学笔会”，八年间结集出版了近三十部文学作品，培养和形成了一个有老、中、青三代，五十余人组成的结构合理的文学艺术创作人才梯队，令前来助阵的全国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先生大为感叹，认为“这可能在全省、全国都罕见！”2003年5月20日，彭老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又出现了一片文学森林——记宜良“岩泉”作家群》的文章，首次向外界介绍宜良作家群。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浓缩了56个民族紧密团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辟地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省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两强一堡”发展战略，其中“一强”就是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民族文化强省

建设的基础是民族文化强县，没有一大批民族文化强县的支撑，民族文化强省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文化的软、硬实力，进而打造一批有一定艺术水平和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群。

有源远流长文化血脉的宜良，有良好区位优势为宜良，理应成为云南省民族文化强县、文化产业集群的探路者和实践者。以文化强省建设的前沿和高度俯瞰宜良的文学艺术，虽然曾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与省内文艺事业较发达的其他县、市、区相比，宜良文学艺术人才的队伍还不够壮大，整体实力还不够强，创作水平还不够高，影响力还不够广。特别是人才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支持帮助，缺少深层次剖析和透视本土人文情怀的力作。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认识不到文化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所具有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就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错失良机。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出于对宜良文化建设的关注，多年前我就有集中出版《宜良文学丛书》的想法。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对宜良或宜良籍作家、作品进行检阅和总结，促进和激励宜良文学艺术后继有人，促进家乡的文化建设不落伍。入选这套丛书的十多位作者，年龄、经历、职业各异，但都是宜良本土的文学艺术爱好者和学有成就的文化人。丛书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科幻小说、随笔、读书笔记、杂记等文学体裁，总字数达百万字。丛书内容丰富多彩，文笔朴实优

美，描摹情态如身临其境，说理议事入木三分，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读后令人不忍释卷。虽不能尽善尽美，但就一个县而言，拿出这样一套有一定分量的“丛书”，是难能可贵的。丛书编辑过程中，我邀请长期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工作，一直为宜良文学艺术事业默默奉献的退休干部周恩福同志承担了繁重的协调、联络、组织和服务工作，他自己不著一字，而倾全力保证丛书的顺利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宜良文学丛书》出版之际，特以此文为宜良文学艺术的繁荣鼓劲，为宜良作家和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创作热情鼓劲，为宜良明天的文化发展加油！

是为序。

一瓣心香寄红尘（代序）

刘 伟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宜良县狗街里营大队附设初中班教数学，却又十分喜爱美术，时有山水国画参加文化馆举办的美术展览，因而结识了宜良县文化馆的美术干部张时中。从而也认识了张时中的女儿张俊锐。

到了1987年，我调县文联，与县文化馆合并办公，与张时中老师成了准同事。但也不常见小锐，也许她在宜良读高中，也许在昆明读大学。

后来，小锐子承父业，也分到文化馆，也是搞美术工作，相处的时间就多了一些。除了舞文弄墨，与其父女接触最多的就是下棋：与张时中下象棋；与张俊锐下围棋。下棋的地点已记不清了，也许是在老文化馆（现文化广场北端，已不复存在，仅余两棵观音柳仍生机盎然。多年来文化馆像流浪汉一样四处游走，如今仍居无定所），也许是在狮子楼二楼，也许是在张时中家中。在张时中家中下象棋，时时下到半夜，有时通宵达旦。那时，小锐就静静地在一旁续茶，不评棋，也不说话。

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喜欢放风筝，有时在文化广场上放，有时在自家住宅的屋顶上放。有一天风向不定，风筝难以掌控，喝醉酒似地歪歪倒倒飘飘摇摇一头栽进楼群中。瞄好距离、方位，赶快跑下屋顶，跑过大

街去风筝坠落处搜索，居然在林业局住宅二楼的窗户上找到了悬挂在那里的风筝。去二楼敲门，无人。去三楼敲门，应声开门的居然是张俊锐。我说明缘由，二人相视大笑，努力把风筝取下来，十分完好。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十分美好。

与张俊锐相处时间最长的该是2011年9月底参加市文联组织的那次文学笔会。地点在禄劝县，主持人是存文学。宜良县参与笔会的有我和张维林、张俊锐三人。与各县区四五十位文友习文四五天，游览了普渡河、大松园。相见恨晚，相聚嫌短，相处甚欢。

为什么搞美术的张俊锐会来参加文学笔会呢？这就对小锐的文艺创作历程有一个交代。不错，小锐的专业和本职是美术，但她的文学功底却也委实不错。这倒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就像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根基一样，文学应该是所有艺术的本源。从某种角度来说，小锐对文学的感悟和喜爱甚于美术。这不是我一相情愿的偏见，而是小锐亲自对我说的。有一次，我劝她还是要经常拿拿画笔，不要生疏了它。她说：“我很怕别人劝我画画，好像我只会画画和只应该画画。其实我最喜欢、最有激情、最有感觉的是文学。”我无言以对。但心中喜忧参半。喜者，宜良的文学阵营又增加了一支多彩的文笔和一员靓丽的干将，作为宜良县文学协会主席的我当然求之不得。忧者，美术风景线少了一点五彩斑斓的色彩。所以，我对小锐的厚望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拿文笔，一手执画笔，打出一片新天地。

说小锐的文笔不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公允之论。只举一个小例子：2009年的一天，她用QQ发了一组散文来，写得都很有情趣，很有文采。难以忍痛割

爱，就把这一组散文以“蕊”的笔名在《岩泉》报全部刊出，差不多占了整整一版。发表后反响很好，好文章自有好眼光的人欣赏。有一位领导打电话来问：“那个‘蕊’是谁？是不是我们县的？”我只好如实回答：“是我们县的。‘蕊’就是张俊锐，是她自己起的笔名。”

张俊锐的名字，我觉得刚毅、有力，刚有余而柔不足。名如其人，却也起得恰如其分。她画得最好的画应该是油画《自画像》，已多次获奖。那幅画对人物的外貌、神态甚至内心世界都表现得很到位，刻画得很生动，真正做到了形神兼备。略显不足的，是主人公执书的透视和比例不太准确。

张俊锐的名、形、画三位一体十分精准，相得益彰。但她的文却是另辟蹊径，与以上三要素大相径庭。

小锐主要写散文，她的散文柔美、温馨、细腻，女人味十足，女性化盎然。不要看内容，只要看看题目，这些特征就表露无遗：《流年中的轻触》《真情丝袜》《选择你爱的还是爱你的》《聆听蔡琴》《漂亮女人我最大》《人生若是如初见》《做一顿饭吧》《黄玫瑰》《针线》《拖地》《女儿水》《没事偷着乐》《爱情让暧昧走开》等等。

于是，对小锐的散文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小锐的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金戈铁马，没有长河落日，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没有黄岩岛与钓鱼岛，没有放眼全球心怀天下。它有的是针头线脑，真情丝袜，拖拖地板，做做小菜，听听音乐，练练瑜伽，读读美文，亲亲宝贝。

在我罗列的这些“有”与“没有”之间，绝没有优劣，也没有褒贬，更没有高低贵贱、高明愚笨之分。就文学的风格和流派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将其分为婉

约派和豪放派。风情万种的婉约派和豪情万丈的豪放派都有人喜爱，都可能成为传世之作。比如诗人毛泽东，他那些“驱虎豹”“缚蛟龙”“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豪放诗句真让人志存高远，热血沸腾，拍案叫绝。但他那首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及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中的“热泪欲零还住”“凄清如许”“愁丝恨缕”等字句，比婉约派还婉约十倍，照样惹人怜爱。如果我们将文学作品及作者以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一、按年龄划分：老、中、青作家。二、按性别划分：男作家，女作家。男作家一般不标识，而女作家名字后可标为（女）。女作家中派生出了另一个门类：美女作家。但与之对应的“丑女作家”就无人标识无人认领了。三、按国籍划分：中国作家、外国作家。

以上三条检阅小锐其人其作品，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

在生活方式和写作风格的选择方面，我认为只有一个原则：适合自己，自己喜欢，自己用起来顺手，就行，甚好，极佳。正因为有了这些风格各异、异彩纷呈的文学作品，才使文学百花园姹紫嫣红，风光无限。

一般说来，我跟小锐几个月甚至半年不联系是常事、常态。今年春天的某一个晚上（简称“春晚”），我的QQ在线，小锐也在线，于是我们在QQ上聊了聊。就在那个“春晚”，小锐表示她正在整理稿子，想出一本书。我很欣慰。

到了仲夏之夜，小锐打电话来，说书稿已写好，想请我写序。我欣然应允。我知道她找我写序有四个理由：一、相处多年，也算老朋友，忘年交。二、都在舞文弄墨，也算知音或知己。三、为人为文都是真性情。

真人面前不必讲假话。假人面前可以不讲话。四、于公于私，于工作职责和发现新秀，我都义不容辞。

便开始写序。从干旱时节准备，到雨季来临完稿，时间也算拖得长了。

在此稿杀青之时，突然想起 2005 年宜良、弥勒县新春征联我创作的一副对联，就此录出，与小锐共勉：

一瓣心香寄红尘，去天地，任飘零
几番花事醉东风，写春秋，自潇洒

2012 年 7 月 18 日于宜良

自序

每次坐在台灯下，面对雪白的稿纸或键盘，我确认，我的心是澄明洁净的，那一刻，我一无所求。

我只是想把深藏在心中的某些感动、某些影像、某些不吐不快的感觉牵引出来。

我想的真的不多，仅仅是捕捉生命中珍视的那一部分，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把它们认真地整理好，呈现出来。

也就是这样而已。

我想，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美丽的时刻，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消失，或许都是冥冥中一种特定的安排，当时也许不觉得，但是当某一天回头的时候，我实在舍不得将它们忘记。今日记录下昨日的一些心境，正是为了明日的那一个我能够记起一些很珍贵的感情和记忆。把昨日、今日和明日串起来，我占了一个大便宜。

好在，我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或者要把写作当做自己的事业，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没有上进心。我只知道，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受鞭策、不赶进度，没有诱惑、没有责任，也完全没有企图心。只是在深夜面对自己的时候，独来独往，享受难得的完全的自由。

这实在是一种远离企图心的自娱自乐。

如果这种简单方式的自娱自乐，能够让其他人在阅

读中有些许应和、感动或微温，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感谢和祝福。感谢世间有这么一种我所深爱的行走方式，让我的心能够在俗世间自由漫步，并且能够和其他漫步的人相遇。

我所要求的，只是这么多而已。

再次对选编这套丛书的周恩福先生表示感谢，让这些我极为珍视的部分能够呈现出来，更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关注我的师长和朋友们给我温暖的鼓励。

2012年5月25日